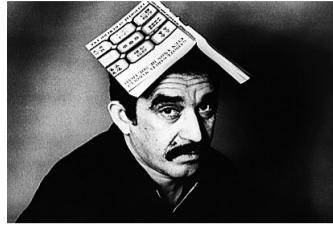


H 闲话文人 严辉文
马尔克斯的“咖啡馆大学”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

村上春树不喜欢“学校这东西”，无独有偶，马尔克斯也说过：“我进大学课堂，好比进监狱牢房”。

逃学的马尔克斯，辍学的马尔克斯，实际上又是一个早早地知道自己需要干什么又该怎么样干（要么写作，要么死去）的天才作家马尔克斯。从诗歌发韧，马尔克斯开始走上文学之路。上大学不久，因为在人人羡慕的重量级文学报刊上发表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，使他在早早赢得诗人桂冠后，又被人们称为小说大师。

毕生的阅读和写作，马尔克斯最好的课堂到底在哪里？

在《活着是为了讲述》这部自传的开头，马尔克斯的妈妈因为想回老家阿拉卡塔卡卖房子，需要在巴兰基亚寻找马尔克斯陪伴。正当他妈妈四处打听，不知怎么找人时，有知情人告诉她，到世界书店附近的咖啡馆找去吧，那群“疯得可以”的家伙准在那。彼时，已经从大学辍学的马尔克斯，一天至少两次去那一带的咖啡馆，与一帮作家朋友谈天说地。妈妈果然在那里逮到了野性未驯的少年作家。

如今我们的城市，到处都是闹腾的咖啡馆，咖啡馆作为人们社交的热门场所，最是受到商人、官员、情侣各色人等的宠爱，但不客气地说，中国特色的咖啡馆恐怕是不干文学什么事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马尔克斯最需要感谢的，是他那个国度咖啡馆深厚的文学氛围。

马尔克斯和他的巴兰基亚文学小组成员，常常是一天两次去世界书店旁哥伦比亚咖啡馆、哈皮咖啡馆、罗马咖啡馆，可以在那里邂逅来自阿根廷重量级出版社的书商，可以读到由阿根廷相关出版社出版的最棒英美小说（这些出版社擅长策划最出色的西班牙语译本）。尤其是在饱读诗书的文学教父、年长的加泰罗尼亚学者堂拉蒙·宾耶斯设在咖啡馆的专座边，马尔克斯也有幸拥有一个专座，有机会亲聆警咳，交流读书心得，讨论文学和艺术。当初出茅庐且不谙文坛禁忌（正在创作的初稿，永远不能给人看）的马尔克斯逮到堂拉蒙·宾耶斯单独相处的机会时，斗胆将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初稿给对方看，那位了不起的文学前辈，不仅认真拜读了，还有针对性地提了一些让马尔克斯受益终身的建议——人物的出现只是回忆，所以需要驾驭两种时间；小说里的城市不能坐实为巴兰基亚，读者可能会受真实的地名限制，而缺乏想象空间。

文学创作既是天赋的才能，当然不是学校课堂里能够传授的——除非是在“咖啡馆大学”。事实上，早在波哥大读大学时，马尔克斯的课余时间（逃课时间），就养成了交给“咖啡馆大学”的习惯。

何谓“咖啡馆大学”？马尔克斯说：在咖啡馆，躲在文学大师的专桌附近，“偷听文学对话，要比从课本上学得多、学得好”。当年首都波哥大有个大诗人经常出入的风车咖啡馆，堪称哥伦比亚二十世纪最著名诗人的莱昂·德格雷夫就在那里拥有专座。而马尔克斯整个大学时代做过的最为专注的事情，恐怕莫过于尽可能接近那个以莱昂·德格雷夫为核心的哥伦比亚文艺界名人雅集的咖啡馆专桌，哪怕那些名流谈女人和政治的时候多，谈艺术和文学的时候少，

仍然潜身近处不敢懈怠，“纹丝不动，生怕漏听了一句话”。

最不需要怀疑的事实是，马尔克斯“活着是为了讲述”，而讲述的理论及实务正是从“咖啡馆大学”起步的。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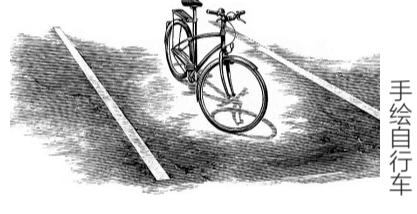
H 读史侧翼 成健
一辆自行车的见证

有一辆自行车，车把和钢圈上已是锈迹斑斑，乍看起来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式加重自行车没什么不同，可是稍加留意，就不难看出它的钢管要更粗一些，后轮的脚撑也呈八字形分别安装在两侧，让人觉得其中一个实属多余。若细心观察，又会发现，车把立管上有一个篆体的“满”字圆形商标。

这竟然是三十年代初出产的自行车，“满”字商标表明了它是伪满洲国制造。

现在，这辆自行车陈列在苏北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第五展厅的一面橱窗里。

1943年，新四军某部敌工训练班女战士李春华和三名侦察员一起执行任务，在淮安东部的一个小村庄，他们遇上了八九个骑车下乡收集情报的日军情报士官。当时，这几个日本兵想顺路抢些鸡鸭回去，由于离据点很近，他们毫无戒备心理，自行车、子弹袋就散放在村头的旱沟边上。李春华虽刚满20岁，可她10岁那年就单独给游击队送过情报，论胆识在全连都是赫赫有名的。当下她和战友一商量，决定发起袭击，趁乱夺取战利品。李春华会说几句日语，她一边开火，一边用日语喊“缴枪不



手绘自行车

杀”。日本兵们被突如其来的进攻吓得魂飞魄散，弃车狼狈而逃。新四军三名侦察员直奔子弹袋，没等那几个鬼子回过神来便已无影无踪，而李春华则飞身骑上一辆自行车顺着庄稼地的旱沟回到连队。

后来，李春华奉命到盐阜地区开展民运工作，连长特意将这辆自行车交给她使用。李春华和这个无声的战友一起可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。一次，部队有几十名伤员需要转移，原计划走水上，不料情况有变，河道突然被敌人封锁，必须立即改走陆路。李春华主动请缨，跨上自行车东奔西忙，找人手找担架找板车，把任务分派差不多了，自己则用这辆自行车运送一名身负重伤的机枪手。李春华他们乔装打扮，小心避开敌人的搜索，几十里坎坷不平的乡间小路，大半程都是推着走的。由于转移迅速，那名重伤员得到了及时救治。

1986年，新四军纪念馆在盐城建成，李春华捐献出了这辆伴随自己40多个春秋的自行车。

1988年的一天，新四军纪念馆迎来了第一批参观的客人，他们是中日合拍的电视专题片《话说长江》摄制组。参观过程中，60多岁的日方总编佐田雅仁在这辆旧自行车前看了半晌，不愿移步。

原来，佐田雅仁就是当年的日军情报士官中的一个，李春华智夺的那辆自行车正是他的。虽说丢了车，可佐田雅仁还一直保存着车牌。战争结束后，佐田雅仁转而从事文艺工作。1980年4月，他创办的佐田雅仁企画与中国中央电视台签订《话说长江》的合拍协议。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，摄制组从长江上游岷江开始拍摄，行程数千里，直至长江入海口崇明岛，佐田雅仁也走遍了长江沿线的城市和乡村。

电视片拍到长江下游便到了尾声，佐田雅仁想借此机会重返苏北平原，忏悔日军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。他还表示，自己当年参加侵华战争那时才16岁，真是幼稚无知。

此次来华，佐田雅仁随身带着那块车牌，与展厅里陈列的自行车上的钢印号码核对后，认定它就是自己当年丢弃的那辆。

也许是出于对旧物的特殊感情，佐田雅仁向新四军纪念馆提出，愿意用日本生产最好的轿车换回这辆自行车，但是，馆方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。因为这不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，它是极其珍贵的文物，是我铁军将士奋勇抗日的最好见证。回

H 茶悦人生 明斋
莫负韶华喝茶去

初识茶趣，约在卅年之前的一个暑期。斯时也，余年仅冠龄，意气纵横，供职于豫北古城，执教于三尺讲坛，毫无处世经验，仅有满腔热情。假日闲暇，呼朋唤友，随学校参访团游赏杭城，漫步苏堤白堤，流连花港观鱼，探访柳浪闻莺，问题九溪曲水，然后乘车又至虎跑寺边，一路走来，大汗淋漓，口干舌燥，似可冒烟矣。闷热难耐之际，忽见寺旁有一茶室，便直奔而去，询问价格，云五角钱一杯，热水随时可续，龙井不再添加；确实物美价廉，大有所值焉。于是，不再客套，择席而坐，喝下三杯热茶，直至口舌生津，齿留清香。

时骄阳西坠，树影散乱，同伴催行，方依依别去。临行之际，付人民币一元以作茶资，茶官小哥云多出五角，稍等找回。闻听之下，慨然作答道：“龙井村茶，虎跑泉水，天下绝配，罕有其匹，五毛一杯，实属价廉，已心存感念矣；且饮茶之时，窗外美景映我眼帘，树上鸟鸣悦我双耳，仙境仙乐，天趣天籁，值钱两角；赏景之间，弘一法师于此剃度之往事忽然奔至脑海，遂忆及杭城千年历史故事，百年风云人物，又忆及西湖美妙风景，钱塘塔影水色，不禁默然吟咏香山华章，咀嚼柳耆妙词，文辞之美伴随龙井茶香，润肺沁心，其乐陶陶，值钱两角；茶官小哥待客热情，口齿伶俐，迎来送往，服务周到，添茶续水，忙而不乱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喊哥喊姐，暖人心怀，可见涵养深厚，功夫老成，在此小坐，恍然仙人，仅加钱一角，似乎委曲茶官小哥不少矣。如此算来，恰好一元之数，不亦宜乎。”余话音甫落，同行诸君一时错愕，趁其言行迟滞之时，便捡起挎包，闪身钻进车里，心中窃喜焉。此后与茶结缘。

而今年过知命，阅经沧桑，华发生鬓，满面沟壑；绚烂之后，趋于平淡，心境恬静，品茶自娱，沟壑之内均写满了品茶交友的故事。同声相应，人以群分，品茶之余，间以品书，知己知音，闲坐明斋，观书观云，诚有妙趣焉。然世事如棋，顺逆难料，奢谈多事，传闻失真，不多时间，坊间便有明斋藏书繁富，且多有珍本善本之说；亦有座中几多文士，且所谈皆为雅言之誉；更有甚者，竟云明斋香茗华美，所饮皆为仙品之谈；并说不到明斋喝茶，算不得文化之人云云。实则无稽之谈也。

近日，又有好事者屡发信息问询：“明斋阔否？藏书富否？环境清幽否？有红袖添香否？”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余在此可



一并作答，曰：“明斋虽狭而雅静，藏书不多，仅万册，饮品普通亦飘香，主人虽寝则热情。至于秘籍几部，何人添香，谁来侍茶等等，则套用一句外交辞令，曰无可奉告也。若好奇之心依然浓烈，则不妨前来茶叙小休，君等慧眼一望，则一切风景均展露无遗矣，何必令余在此鼓噪聒耳，若长舌男耶？”

信笔至此，又忆及去年秋季，一位挚友也曾微信于余道：“秋凉将至，姐姐亦到荣休年龄，办完手续之后，大把的时间均属于自我，周末闲暇，品茶明斋，谈书聊天，不见不散，何如？”当时，余慨然允诺。孰料天不作美，命运弄人，周末竟有某领导忽然来单位视察工作一事，需要前往作陪。分身无术，失约失信，有负挚友，最为懊恼。而今又至周末，偶有小闲，只想邀约挚友，品茶观书，弥补亏欠，但挚友已于廿日之前驾鹤西去，撒手人寰，音容难寻，天路阻隔，即便冲泡纯品精品，茶香溢满书柜书案，于挚友又有何益焉。念之怅然，怅然。

于是，只想对诸位友人言说：趁着腿脚灵便，且喝一杯茶去，莫负韶华时光，如若不嫌鄙陋，明斋也是绝佳去处。诸君倘若再有些耐心，且待余退隐林下，营造书斋数楹，环以竹篱，杂植花草；旁侧溪流潺潺，奔竟而下，溪旁青山巍巍，曲径蜿蜒；柴门常开，书友时来，春暖秋凉之日，可观书观鱼；风清月白之夜，可品酒品茗，如此则亦大妙。诸君不妨等待之，向往之，梦寐之。只要心存梦想，就好。回

H 写食主义 眷北写
滋味黄瓜

黄瓜原名叫胡瓜，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。胡瓜更名为黄瓜，始于后赵。后赵皇帝石勒因自己是胡人，最恨别人说“胡”字。有一天，石勒酒喝高了，指着一盘“胡瓜”问一个叫樊坦的臣子：“卿知此物何名？”樊坦看出这是石勒故意在考问他，便恭恭敬敬地回答道：“紫案佳肴，银杯绿茶，金樽甘露，玉盘黄瓜也。”自此，黄瓜之名传开。

我觉得黄瓜直接啃着吃最有味。几个放牛娃在荒滩上放牛，渴了饿了，一合计，去偷黄瓜吃。派一个机灵点的“潜伏”到黄瓜架下，扭几根又壮又绿的黄瓜，再飞快地跑回荒滩上“分赃”。一根黄瓜在手，用手搓掉刺，“咔嚓”一口，清凉脆香的感觉在嘴里荡漾。这样做贼，当然不道德，也后悔过。如今，那惊恐的心跳，还有黄瓜的清甜，已成为儿时最顽皮、最清晰、最灵动的回忆了。

夏日酷暑，喜欢吃母亲做的拍黄瓜，拍的黄瓜边角不规则，味道入得很透，吃起来最爽最脆，瓜肉感十足。方法是选老品种的黄瓜拍碎，再拍碎蒜瓣，加盐、白糖、麻油、酱油、醋，搅拌腌渍一会儿即可，食用时若撒些香菜或荆芥叶则风味更佳。

黄瓜的吃法很多，炒、炝、凉拌、煲汤等等，无不各具特色。夏日里，妻却喜欢将黄瓜打成汁，加糖或蜂蜜，冰镇后，当饮料喝。一小杯淡绿色的黄瓜汁入口，清凉、甘甜，只感觉暑气顿消，快意无穷。黄瓜还成了妻的美容佳品，每每下班后就躺在床上捣鼓黄瓜切片，脸上贴几片、脖子上贴几片，十几分钟后，她得意地宣称，脸真的“水当当”了。

汪曾祺先生在《果蔬秋浓》一文中，写到了江青，说：“江青一辈子只说过一句正确的话，小萝卜去皮，真是煞风景！”其实不单是小萝卜，黄瓜去皮了也一样煞风景，我乡下就有这么一句俗语：“黄瓜儿刨皮——多此一举。”还有一句也很有意思：“黄瓜打锣，去了半头。”拿黄瓜当锤子敲铜锣，黄瓜自然捶得稀巴烂，手上只剩得半头。比喻所剩光阴无几，也形容事没做好，大势已去。

吃炸酱面少不了黄瓜相伴。读张行老先生的《负暄三话》，有一篇写他从干校打回原籍，住在村边土屋里，去邻居园子里摘一根黄瓜，半条下酒，半条就炸酱面吃。在散淡冲荡的文字中，体现出作者苦中有乐的文雅和超脱。

黄瓜是家常菜，上得了豪门盛宴，进得了百姓厨房，活得素雅恬淡。黄瓜，身处红尘，任人宠辱，不媚不扬，始终带着脆生生的甜，滋养着柴米油盐酿成的烟火人生，这大概便是我们的草根生活吧。回